

解放
战争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张帆 著

长城内外

(下)

CHANG CHENG NEI WAI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长 城 内 外

目 录

前言	(1)
第 1 章 聂荣臻飞返晋察冀	(1)
第 2 章 罗瑞卿在军调部	(8)
第 3 章 贺龙来到张垣	(20)
第 4 章 晋察冀战略形势	(25)
第 5 章 雁门关外大同激战	(34)
第 6 章 傅作义倾巢出犯	(43)
第 7 章 保卫张家口	(51)
第 8 章 血洒长城	(58)
第 9 章 傅作义侵占张家口	(68)
第 10 章 罗瑞卿在桑干渡口	(77)
第 11 章 周恩来在第二战线	(86)
第 12 章 谁先打第一枪	(94)
第 13 章 神秘的大使	(99)
第 14 章 涞源会议决策	(104)
第 15 章 钢铁第一营	(110)
第 16 章 战争不是算术	(122)
第 17 章 军事仿生学	(131)
第 18 章 雷公打豆腐	(139)
第 19 章 连队风波	(154)
第 20 章 不要杀他	(163)
第 21 章 挥泪救“马谡”	(173)
第 22 章 整顿部队,改组野战军	(181)
第 23 章 蒋介石调兵遣将	(192)

第 24 章	保北阻援	(201)
第 25 章	飞兵清风店	(209)
第 26 章	歼灭第三军	(223)
第 27 章	我能做他的妻子吗?	(240)
第 28 章	攻克石门	(247)
第 29 章	床下将军	(259)
第 30 章	阜平夜话	(270)
第 31 章	聂荣臻的风格	(283)
第 32 章	朱德会见群英	(292)
第 33 章	全歼“虎头师”	(300)
第 34 章	打回长城去	(315)
第 35 章	战火中的爱情	(325)
第 36 章	牵牛鼻子走	(331)
第 37 章	走役? 战役?	(339)
第 38 章	控制热河和冀东走廊	(347)
第 39 章	长城线上“无人区”	(353)
第 40 章	兵团司令员与战士	(362)
第 41 章	平张古三角争夺战	(370)
第 42 章	毛泽东面授机宜	(380)
第 43 章	杨成武西出绥远	(391)
第 44 章	卡住敌人的脖子	(399)
第 45 章	蒋介石押宝锦州	(408)
第 46 章	傅作义偷袭石门	(424)
第 47 章	周恩来运筹帷幄	(433)
第 48 章	毛泽东笔扫千军	(445)
第 49 章	战锦方为大问题	(454)
第 50 章	辽沈决战	(465)
第 51 章	聂荣臻三登长城	(473)

第 52 章	两路大军会幽燕	(482)
第 53 章	平津战役敌我战略	(493)
第 54 章	张家口的钓鱼钩	(501)
第 55 章	罗、杨纵马长城线	(514)
第 56 章	塞上风雪 400 里	(523)
第 57 章	沉底炮	(537)
第 58 章	杨得志包围新保安	(548)
第 59 章	郭景云、安春山吵架	(557)
第 60 章	安春山片甲不留	(571)
第 61 章	郭景云死不回头	(578)
第 62 章	杨成武解放张家口	(590)
第 63 章	罗瑞卿会见袁庆荣	(596)
第 64 章	刘亚楼请缨打天津	(600)
第 65 章	陈长捷被俘	(610)
第 66 章	傅作义何去何从	(620)
第 67 章	和谈是否投降	(629)
第 68 章	和谈触角	(637)
第 69 章	从毛虫到蝴蝶	(648)
第 70 章	邓宝珊的劝说	(658)
第 71 章	聂荣臻手操和平胜券	(672)
第 72 章	北平和平解放	(684)
第 73 章	米高扬密访西柏坡	(696)
第 74 章	似曾相识燕归来	(701)
第 75 章	警戒七届二中全会	(714)
第 76 章	毛泽东两见“神秘客”	(721)
第 77 章	张治中的声明	(728)
第 78 章	临汾立体战	(741)
第 79 章	6 万兵歼敌 10 万	(752)

第 80 章	徐向前桃李不言	(765)
第 81 章	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	(776)
第 82 章	阎锡山的棺材	(786)
第 83 章	彭总太原搬兵	(798)
第 84 章	彭德怀要看《将相和》	(805)
第 85 章	太原城破群魔现丑	(812)
第 86 章	绥远方式起义	(826)
第 87 章	傅作义、徐永昌包头拔河	(832)
第 88 章	董其武一定当上将	(844)
第 89 章	人民伟大	(851)
第 90 章	蜂媒蝶使飞天下	(855)

第 47 章

周恩来运筹帷幄

正当蒋介石、傅作义阴谋策划偷袭石家庄的时候，那里附近的农民都正在忙着秋收。

平山县西柏坡村更是热闹，农民们兴高采烈，敲锣打鼓，欢呼土地改革的胜利。

自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之后，西柏坡的山岭换了新装，男女老幼更是喜气洋洋。

今天，从村东头走来了一个挑水担泥的中年人，他卷起袖子，光着腿，来回奔跑。一会擦擦汗水，向老乡们点头微笑，一会又和房东进进出出修理房屋。

“哪儿来的泥瓦匠啊？”人们在议论着。土地改革后，许多人家都请泥瓦匠修房。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有几户贫下中农的房子漏雨，每逢下雨，雨水滴到炕上。不知怎么被这个新来的泥瓦匠知道了，他组织了 20 多个工作人员成立了“维修组”，义务给贫下中农修房。吃饭的时候，乡亲们送来炒鸡蛋、烙饼，这个泥瓦匠就是不吃。他回头看，篮子里有玉米饼和咸菜，顺手就拿起一个，边吃边说：“这是新玉米，真好吃！”

这个泥瓦匠穿着褪色的军衣，握着镰刀，弯着腰割庄稼。天热得很，汗水湿透了衣服。脸上流下的汗水滴在地上和禾秆上。

“歇歇吧！”乡亲们劝说。

“不累，不累！你们不是天天干活吗？”泥瓦匠说道。

大家回答说：“我们干惯了。”

“干活出点汗好哇！哪有干活不出汗的？”

田埂上，来往送水的人很忙。这个泥瓦匠没有扁担，自己扛上一口袋粮往回送，汗水湿透的衣服完全贴到身上了。人们让他休息一下，他摇摇头，走过去了。

两天后，阎中云悄悄地在贫农阎如魁的耳边说：“那个泥瓦匠是周恩来副主席，他就住在我家。你可要保密，可别对别人讲。”

阎中云说：“俺院里有棵梨树，长满大鸭梨，树枝都压弯了。一串串的鸭梨碰了头，全熟了。我故意不摘，想留在树上让周副主席吃鲜梨。谁知他怕梨掉下摔坏，便和警卫人员一个一个地把摘下的梨包好，都送到我家屋里炕上。天哪！世界哪有这样的好领导人！”

周恩来长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他考虑问题极其周密慎重，为中央提供的军事资料和数据，准确无误。在敌我决战的时刻，他日夜工作，既要和毛泽东、朱德等领导人一起研究战局，又要听取前方各战场的情况汇报，核对军事资料，起草文电，批阅文件。中共中央给睢杞战役胜利的贺电，济南和锦州解放的贺电，都是他的手笔。他处理文电十分认真。一次，参谋向他汇报，刚刚完了，他就指出少汇报了歼敌1个营的数目。他这种严肃的工作态度，使在场的参谋既惭愧又感动。他生活朴素，克勤克俭，转战陕北，来到西柏坡，只有一马褡子行李，而他关心别人却超过关心自己。一次在飞机的飞行事故中，他把生的希望留给革命的后辈，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

今(1948年7月30日)夜，雷声大作，狂风暴雨，西柏坡后山的几个窑洞被洪水冲塌了。4位同志被埋在里边。他闻讯后，披衣而起，提上马灯，抄起铁锹，奔赴现场。两小时之后，3位同志被抢救脱险，1位同志不幸牺牲。滂沱大雨未停，他又冒雨检查了其

他宿舍和窑洞。同志们都搬到安全地方之后，他才回到自己的住处——西柏坡东头阎中云家。

这是一所用白粉刷过的土坯房，平顶，整洁。白墙上用美术字写着：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的大字标语，非常醒目。

就在这所平顶小泥土房子里，灯光闪烁，彻夜不熄。

周恩来聚精会神翻阅文电，指挥作战。他是毛泽东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，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因此，人们都称他周副主席。可是不满意这种官衔的称呼，曾哈哈大笑风趣地说：“别这么称呼，就叫我周大胡子吧！”

辽沈战役正在顺利进行中，10月25日，机要参谋神色紧张，快速地呈给他一份急电，说：“这是华北军区转华北局城工部的急电。”

周恩来打开一看，没有二话立即奔向中央军委作战室。毛泽东、朱德和军委其他成员也来了，他们围着华北地图，指划交谈，研究对策。方针既定，其他人都离去，周恩来一人坐在一张旧椅子上，起草了电报指示：

“据北平确息，蒋傅匪决定集中九十四军（3个师）及新二军（2个师）经保定向我们实施空心袭击，并配属汽车400辆，带炸药百吨，企图炸毁石门，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，其五师已抵新城。估计27、28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结保定，29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。

“我为坚决保卫石门，破坏敌计划，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，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，使其不得南进；七纵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、正定之间，沿沙河、滹沱河两线，布置坚决抗阻阵地。

“杨、罗、耿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，于明（26）日起，以5天行程，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，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

挥之。杨、罗、耿率主力,应相机过路,到后,或直插平涿线破路,或向保定、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,视情况再定。

“聂、薄已直电三纵行动,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。”

华北军区接到中央军委上述指示后,聂荣臻当日电令七纵及冀中、北岳两军区部署。次日(26日)再电示指出,为将进犯匪军滞留于唐河以北地区,俟三纵赶到,以三、七两纵队歼敌之决心,七纵应以方顺桥、定县两点为中心,构成面的防御地带。为便于指挥作战,成立石门临时指挥部,由军区副司令员萧克负责,在沙河、滹沱河以南布阵,石门市战备则由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负责。

各地紧急动员,挖沟破路,迎击来犯之敌。

29日晨,聂荣臻打电话向周恩来紧急报告说:据侦察得知,傅作义发现我三纵南下,惟恐突袭部队被歼,令九十四军停止前进,令十六军、九十二军火速南下增援,企图与我三纵决战,尔后再向石门前进。

周恩来放下电话机,考虑敌人不过3个军及两个骑兵师,要维护北平至石家庄的交通线,就必须守卫沿途点线。能向保定以南出击者,不过两个军多一点。如果杨、罗、耿兵团赶到,则可各个歼敌。于是他立即起草给华北二兵团、三兵团并告华北军区的指示:

“杨、罗率主力,昨晚如尚未过路应于今夜过路,于明(30)日起,以4天至5天行程,不惜疲劳,赶至满城地区,会合三纵、七纵作战歼敌,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。如杨、罗昨晚已过路,应于今日起以4天行程赶到满城。

“杨、李、李主力应即移归绥附近,准备于敌十六军、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,即发起攻打归绥。十六军及三十五军主力南下后,平张线仅暂三、暂四两军守备至多只能以1个军增援归绥,对杨、李、李并无重大威胁。

“望杨、罗令詹大南部应向张北、张家口、宣化之线积极活动，钳制暂三、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。杨、李、李在绥东应自行配置阻援兵力。”

军委发出上述电报后，3次致电东北野战军：派部队进入玉田、蓟县、三河地区，威胁北平，迫敌南下之敌一部回头，配合华北我军破坏敌突袭阴谋。

此外，军委早已令太原徐向前兵团，继续围困阎锡山部，不使东犯，保障石家庄侧翼安全。

周恩来挥笔疾书拟好命令后，再对照地图，认为：第一，冀晋和冀中地方部队，在新乐、清风店地区，坚决阻击敌人，不让敌人过沙河；第二，保定、石家庄间平汉线两侧各县民兵，日夜挖横断沟，坚壁清野，埋设地雷，彻底破坏了交通；第三，杨、罗、耿兵团由平绥路北，按期赶到保定以南满城、行唐地区，可以粉碎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，聂荣臻的推断是有道理的。

从作战部回来，周恩来躺在炕上，辗转反侧，左思右想，不能入睡。

他想到机关、学校、医院迁出石家庄容易，工厂机器怎么办？井陘国民党战犯训练班怎么办？是否迁到娘子关以西阳泉去呢？他还想到傅作义军事指挥既大胆又慎重，他以守涿州而闻名全国，又以远程奔袭而获战功。抗战前，他从晋北出发，穿过内长城紫荆关，直捣涿州。抗战时，他从绥远后套，远途奔袭日军固守的包头。解放战争初期，他从绥远、集宁奔袭张北，从背后包抄攻击张家口……这回偷袭石家庄，我们必须和他抢时间，争速度。

想到这里，他翻身下床，用冷水洗了一下脸，精神为之一振。他立即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打电话说：“你是荣臻同志吗？作战部署落实的情况怎样？”

“我是聂荣臻，地方部队均已进入作战地点。各县民兵已挖了许多横沟，破坏交通。杨、罗、耿兵团先头部队第三纵队，已从察南

蔚县矾山堡出发,沿内长城马水口、紫荆关向河北唐县管头村急速南下。他们冒深秋风雨,日夜兼程,来电表示,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指定地点,消灭敌人,坚决完成保卫党中央、毛主席,保卫石家庄的光荣任务!”

“你和罗瑞卿联系上了吗?”

“联系上了。他们兵团领导机关还在长城以北的龙关、赤城地区。罗报告说,三纵决心3天急行军500里,10月30日到达唐县地区。”

“那好。”周恩来放下了电话机,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。

这个不知疲倦的伟人,几天来废寝忘食,全神贯注地指挥作战,实在是过度劳累了,面孔消瘦,讲话沙哑,两眼也红肿起来。

他走到门口,呼吸点清凉的新鲜空气,然后回来又伏桌批阅文件、电报。他对每页文电都是逐字逐句地核对标点符号,改正错误的字句,重要的地方都用毛笔加以圈点。

一位参谋急促进来报告:“敌人已到唐河北岸。南岸我地方部队正严阵以待。”

“什么南岸、北岸?这个概念不准确,河流走向迂回曲折,南岸、北岸不能正确反映地理位置,应该用某地某河的左岸右岸,尤其在电报上更应该准确无误。”周恩来说完,看了看年轻的新参谋又说,“以后要注意,否则会误了大事。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!”

新参谋有点拘谨不安。可是一看周恩来副主席慈祥的面孔和海人不倦的神态,很快摆脱了尴尬的局面,顺手送上一张作战情况统计表。

周恩来左手按住表报,右手握着毛笔,逐项审查,亲自计算,发现统计的总数与分数相加的总和不符。他把这位年轻参谋叫到跟前说:

“工作必须细心谨慎,我们公布出去的文电,特别是战报,不仅全国、全世界人民都注意,反革命也要研究。战报数字如果有错

误,公布出去,貽笑天下,造成恶果和损失,严重地影响党和军队的威信。”

他历来布置工作,都把方针、任务、方法、步骤,以及时间、地点要求交代清楚,重要事情,亲自力行。

今夜(27日)凌晨两个半小时之内,参谋人员连续3次进出他的卧室兼办公室。因为他在晨4时半、6时、7时3次亲笔书面向毛泽东报告情况。

第一次写道:

主席:

已与聂通了电话,要他转令三纵连26号在内以4天行程赶到满城。他说以5天赶到,每天已将近百里。我要他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(三纵司令),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,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4天行程赶到。七纵主力于今(27日)夜到达完县、方顺桥、高阳以西之线布防。军区给他们的命令,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两线,以待三纵到达。其他一个旅,则尚在来沙河途中。顷聂第二次电话,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,经北岳电话,转告三纵。三纵今(27)日,可能赶到紫荆关以北。地方已在动员,物资在疏散。

周恩来

27日4时半

第二次写道:

主席:

三纵昨(26)日上午方得到出发命令,得令下午即走,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。今日恐须下午才能出发,俟叫通电话后,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。

周恩来

27日6时

第三次写道：

主席：

顷与聂电话，三纵昨天多部分时间，是白天行军。在山沟走不成问题。今天，得催其3天(今天起)赶到满城当更会白天走。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。给各县命令已告。与各县通电话，须经过地委。现新乐、望都、安国、高阳等县，均由孙毅及九地委在直接指挥，完、唐、曲阳、行唐等县，则由四地委在指挥。石门附近各县，则由萧克指挥。聂经过他们三处，与各县联络。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路要点及纵深的破坏情形与民兵日夜的袭扰。聂总认为如三纵队赶到出现，及我正面阻敌3天，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。今天下午，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。

周恩来

27日7时

“周副主席，该休息了。已是拂晓，天大亮了。”秘书悄悄进屋，催促周恩来同志。

“人总是通过工作，去获得力量和鼓舞的。做一个共产党员，他的任务就是工作，完成党的工作。”周恩来说。

“要工作，也要休息啊！列宁说过，不会休息，就不会工作。”秘书争辩说。

“哈哈！你成了哲学家啦！”周恩来爽朗的笑声，打破了清晨的寂静，接着说，“你看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不也是很好地休息吗？”

人们都喜欢和周恩来谈话。在延安一次谈话中，有人对他说：“我们研究过骆驼的性格和品质。它顽强、坚韧，吃苦耐劳，忍饥忍渴，能负重跋涉于戈壁沙漠，抵御狂风暴雨，抗寒抗病，团结拒敌。被称为‘沙漠之舟’。但它从不哗众取宠，总是默默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不懈为人类效力。周恩来同志，你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头骆驼。”

“不，只是一头驴子。”周恩来谦逊地说。

毛驴在人民生活和生产中所起的作用，不可估量。在革命战争中，运粮送弹，劳苦功高，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，加强锻炼，为革命勇挑重担。

周恩来具有伟大政治家的心怀，他豪放热情，潇洒的外交家风度，和哲学家雄辩的口才，博得人们的称赞。遇到纷纭复杂的难于解决的问题，他总能单刀直入，快刀斩乱麻，提出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在和敌人谈判时，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，抓住要害，说服对方，使人心悦诚服，只好按他提出的条件和办法解决。在重大政治问题上，没有一次不是他代表中共进行谈判的。

但是，他并不把政治谈判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惟一手段。当敌人大举向革命进攻时，他是敢于斗争的勇士。从南京撤回延安时，他说：

“对于敌人，现在只有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；对于人民，我们要如同孺子牛一样地为他们做牛，要诚诚恳恳，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。我们要有所恨，有所怒，有所爱，有所为。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、皇帝、独裁者，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。但是，历史上多少奴隶、被压迫者、农民，却牢牢地站住，而且成长壮大下去。人民的世纪到了，所以，应该像牛一样，努力奋斗，团结一致，为人民服务，死而后已。”

当前不是进行谈判，而是指挥千军万马作战。他全神贯注，捕捉战机。

“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胜利！我们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争速度。只有抢在敌人前头，才能粉碎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。”他自言自语，浓眉下的两只大眼睛明亮、刚毅、果敢，闪闪发光。

实在困了，他用食指将万金油抹在太阳穴上，继续工作。睡魔再次向他袭来，他用冷水浇头，继续批示前方电报。

“你先睡吧，我要把文件准备好，以便清晨送到毛主席的办公

桌上。”他对催他睡觉的秘书说。

“办公桌？是院里那个石碾吗？”秘书问。

“对！就是那个石碾。”周恩来回答后，又问：“你们打扫干净了吗？”

“完全砌好，擦净了。不信你明天看看。”

“那明天我倒要去看看。”周恩来放下笔，伸伸腰，振奋一下精神。

他记得，战士们要拆掉石碾上的滚子，毛主席见了制止说：

“别拆。把石碾整个保留着。砌成书桌。”

周恩来非常赞成，笑着对战士们说：“主席想的周到，我们走了，老百姓还可以用这个碾子。”

第二天黎明，他果真来到石碾附近检查，一点牲畜粪尿味都没有。战士们不仅把石碾砌成书桌，还在牲畜道上垫了一层新土。

清风徐来，西柏坡山头松林散发的清香气味，阵阵飘来。院里的梨树叶，沙沙作响。蓦地一群麻雀飞了。周恩来马上回到办公室。

他抓住电话机，问聂荣臻：“三纵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？”

“三纵连续走了两天两夜，行程270多里，终于翻过紫荆关，提前到达该纵的后方基地小兰村附近。”聂荣臻回答说。

“昨天我向毛主席报告了三纵出发的情况，他很满意，说他们过紫荆关后，改为白天走路，晚间休息。”周恩来说，“白天视度好，三纵尽可能地加快速度。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，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，七纵和地方部队至少可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，只要三纵赶到望都地区，就有破敌把握。”

聂荣臻立即以电话告三纵司令员郑维山。

在急行军的郑维山，刚坐下休息，正准备吃点东西。他接到电话时，太阳已落山，部队休息有3小时了。他传达上级指示后，命令部队立即上路。

29日下午3时,先头部队到达满城西南,离望都城不到80里。这时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转来电话:

“周副主席再次问三纵能否如期到达?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和十六军已出动,今晚可到保定。军委已令二兵团主力南进,要三纵与七纵会合后正面阻击敌人,准备与二兵团主力南北合击,打一个大歼灭战!”

第三纵队原预定在10月下旬,将敌暂三军一部诱至涿鹿矾山堡一线,进行围歼。接到聂荣臻转达周恩来的命令后,立即收兵,轻装、隐蔽,取捷径,日夜兼程,在丛山叠嶂中,每天要走100里以上,决心以4天时间走500里,赶到满城。

指战员们听说要保卫石家庄,保卫党中央,保卫毛主席,不用动员,大家迸发出了对敌人极大的仇恨,把它变成无穷的力量,虽然他们半年来转战长城线已有万里,疲劳已极,现在情况紧急,谁也不肯掉队。汗水湿透了衣服,战马在山路上走,马蹄钉的铁掌踏过的石块,在黑夜中跌跌撞撞,发出闪闪火星,如飞舞的萤火虫的绿色光点,倒给战士们照亮一点路程。

大家都咬紧牙关,走!跟上队。

现在听到要在满城、望都地区打个歼灭战,这不是第二个清风店歼灭战吗?

郑维山生怕不能按时赶到,贻误军机,命令部队再次轻装,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望都。

战士们把米袋、背包和生活用品,统统都丢掉,只剩下武器弹药,强行军,不休息,终于在30日晨,提前一天到达望都。

郑维山感到满意,但他此刻又接到侦察员的报告,敌九十四军右翼突破了望都防线,正向唐河以南进犯,我七纵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防抗击。

“问题严重,唐河到沙河50里,沙河到石家庄100里,如果敌人突进,七纵在沙河立足未稳,后果不堪设想!”郑维山有些担心